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

民國九年四月印刷  
民國九年三月發行  
民國十二年

(評校續古文辭類纂)全八冊 浦

定價銀二元



評校音註者 吳興王文濡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梧州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C110-P111)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 雜記類四

長沙王先謙纂集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序次兀特  
有致是取  
法於昌黎  
張巡傳者

激得妙林  
風亦自可  
人

邾夾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座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喉叟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徒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風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間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

一笑一哭  
皆是兵略

一語扼要

文恪名教  
增字益其  
上元人

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士鋆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鋆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邳縣舊屬河南汝州

川楚賊嘉慶初白蓮教匪聶傑人

輕徒猶輕民。管子輕民處而重民散。

(注)輕民謂

襄城縣名屬開封道

紛拏亂也。漢書漢匈奴相紛拏。

梁河

盧氏縣名。舊屬河南陝州。今屬河洛道。

王相陰陽家語一作旺相。論衡春夏休囚。秋冬旺相。按五行遞旺於四時。凡動作宜乘旺相之氣。如春三月則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夏三月則火旺。土相。金死。水囚。木休。秋三月則金旺。水相。火囚。木死。土休。冬三月則水旺。土相。火囚。木死。土休。

梅伯言書棚民事

○棚民。異方之人。山居墾田。架棚而居也。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準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

其說亦未  
嘗不是  
頗似近日  
農學家有  
得之談

兩利相權  
與其大者  
兩害相形  
去其甚者  
相地而施  
豈無良法  
但不堪爲  
執一者道  
耳

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粱。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啓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漑。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犂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龍脈堪輿家以山之氣勢爲龍。氣勢有起伏。謂之龍脈。

宣城清爲寧國府治。

童山山無草木曰童。見荀子。

窪田最下之田。

不毛草不生也。諸葛亮文。深入不毛。

梅伯言書楊氏婢○○○

淫風甚而  
閨德喪恨  
不起先  
於九原  
作此種  
教之教  
貞文多

無法其何  
能國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媒妁

婚姻之紹介人也。媒爲謀合二姓。妁謂斟酌二姓名異而實同也。一說男爲媒女爲妁。

### 梅伯言記日本國事○

日本賈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者三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國。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歎異而遣之。蓋方公自爲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蕞爾之夷。法立於國。而民聳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狼顧。豈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賈人所攜之書。有紀國之年與事者。其始祖曰天皇。當隋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



今日之強  
其來有自

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無所失。而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賈他國者。分其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為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之倔強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膠舟淺擱也。莊子置杯焉則膠。

方公名維甸號葆巖。

大將軍日本國於明治前。政權率操於將軍之手。謂之幕府。迨明治天皇即位。始收回政權。建君主立憲政體。時為清穆宗六年。按文云。不過一郡守。殊誤。

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火遞猶言火票。清制馬遞公文。用兵部憑照。令沿途各驛按遞。謂之火票。

### 梅伯言家譜約書○○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枧經電切。山口蝦蟇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三人。仲曰

九一。配朱氏。合葬柏枧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汪氏。合葬柏

枧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枧山之菴隴。當南宋

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枧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

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枧大山之右。歷元天歷及明洪武時。子二人。次曰敬同公。諱叔敬。一字欽夫。配郭氏。合葬柏枧山之飛橋北隴。歷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枧大山之右。祔清四公。歷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李氏。合葬栗木崗。歷明宣德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中公。諱根。直耕切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嵇氏。先葬塘衝山。配劉氏。側室余氏祔。改葬寧國縣方家衝。歷明成化及嘉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葬柏枧山之槽水圈。歷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寧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岡。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教場山。歷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歷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笏菴。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國朝康熙辛丑年卒。聖祖仁皇帝命江寧織造曹類甫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筆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



爲子孫者  
當書諸座  
右

康熙乙酉。祔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曾亮之曾祖。始奉旨自宣城移籍江寧。賜葬句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祔姑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陵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穆公居江寧。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者土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呼。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者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柏。楓。山。在安徽宣城縣東南。嘉泰南宋寧宗年號。寶慶理宗年號。咸淳度宗年號。天歷元文宗年號。

至正順帝年號。宣德明宣宗年號。天順景宗年號。弘治孝宗年號。成化憲宗年號。隆慶穆宗年號。

江西寧州民國改縣屬江西贛南道。崇禎明思宗年號。衢州府西安縣府今廢。西安縣本爲府治。今爲衢縣屬。金

華。梅。隴。在宣城縣西六十里。順治清世祖年號。勞山在宣城縣東南四十里。有大小二山。萬歷明神宗年號。

文鼎

一字定九宣城人著天算書八十餘種家居營

織造官名明清於江寧

局織造各項衣料及制帛誥敕綵繪之類以供御用及宮廷祭祀頒賞

獨山寧

之需明於三處各置提督織造太監一人清改以內務府人員任之

國縣西以燕定九子文穆名穀成定九孫官至左都御史與修明史

句容

五里

縣舊屬江蘇江寧府今屬金陵道

土著人出史記

增刪算法統宗等書

# 梅伯言謁墓記○○○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槻山謁墓未至山五里謁查村橋墓

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時蝦蟇將子於

此徧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蟇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

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

槻大山謁質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圈謁南溪公墓日已暮乃歸自過飛橋

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湧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畫

出字外怪不可識姪六有曰過槽水圈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

終以尻考平聲坐石而移之乃上水露臺過七當山得寧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大千

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絕。輿者相枝拄。主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雨止。乃上教場。卽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頂。時時有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睨左壁。在左。余睨右壁。至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皆安溪李文貞公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寧國縣方家衝。謁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頽而四高之。後有山持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高望之。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有碑曰。江南織造曹癩監造。聖祖仁皇帝特恩也。至栗木崗。謁君重公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獨山至許村。墓四所。無山。當大路側。由坐吉村至柏楓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衝兩日畢。獨山。栗木崗。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大堅緻。立側救登切。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及立碑之子若孫。必布石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便守冢者。及謁墓。

如此佳墓  
恐江南行  
省中不可  
多得

之子孫。又必廣置墓之左右山。或延袤數十里。以植樹木。聳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審界畫。防侵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襟抱清茂。徑路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不知為窮山中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墳墓。檢史冊常不可合。今於千餘年之墓。農夫孺子得歷歷拜埽之。非梅氏之厚幸歟。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蝦蟇 蛙屬亦作蝦蟇生田中食害苗蟲

尻 脊骨尾也

斗絕 孤懸之義

枝拄 猶言支持也

李文貞 名光地福建人清康熙

熙時官至大學士

登 以磚石砌物也

豐碑 禮檀弓公室視豐碑按本古時下棺之具今以之通稱墓碑

衰 長也

### 梅伯言觀漁○○○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願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為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一句拍到  
正意

縻繫也（漢書）緣如衣之有  
羈縻不絕領緣也

# 朱伯韓北堂侍膳圖記○○○

及時深省  
方不放過  
此境

雪泥鴻爪  
人生大抵  
如此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翳然庭宇。素衣練裙。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面白皙微髭。而侍側者。卽湘坡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疑逆然而秀出者。爲其季弟湘漁。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逾此者矣。人孰不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琦奇少時。侍先大夫飲。有饋蒸豚者。琦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琦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汝。汝回顧吾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恆如是。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遊京師。太宜人道遠不果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徬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邈難再得。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亦愴然如夢。不可追憶。覽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奉贈公諱。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嗟夫。

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睠同睠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忘。余既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迺爲之記。

皙色白也

髭口上曰髭口下曰鬚

嶷然詩克岐克嶷注嶷識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

狼狽二獸名相依而後行此以喻顛

狀蹶之

銓部銓吏部專司銓選故名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

雜記類五

長沙王先謙纂集

曾滌笙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圖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論定班馬  
獨具深識

伊呂遭時  
有爲誠不  
必道董子  
則局量似  
小歆說自  
賢於向若  
四子者堅  
苦卓絕以  
道自持吾  
亦無間然  
矣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所交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漢宋兩家  
各有所是  
即各有非  
非審別是  
非以定從  
違作者之  
論甚是  
泛泛作調  
人者

陽剛陰柔  
古今文字  
四字括盡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隤。徒回切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才詣切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同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